“淮南+”类成语典故④

淮南桂树:从八公山到千年文脉

周 强





田刚 摄

“地名+”类成语典故一旦进入中华语言宝库,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汇,更能为当地知名度的提升发挥出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如洛阳纸贵、邯郸学步、蓝田生玉、合浦还珠等,都能反映出当地鲜明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淮南是中国成语典故之城,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仅从《汉语成语大全》(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典故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就能检索到多条“淮南+”类成语典故。还有一些“淮南+”类成语典故不断出现在古代文人的诗词文章中。按照历史事件的发展轨迹,今天再说说“淮南桂树”。

淮南桂树的字面意义就是八公山中的桂树。淮南王刘安钟情于桂树,经常与八公登临寿春城外北山(今八公山),在桂树林中谈仙论道,著书立说,以“淮南小山”署名的《招隐士》就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开篇,描写深山幽谷中的桂丛枝条弯弯、纠结缠绕的幽景,中间两度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来呼唤隐藏在幽谷中的隐士归来。

延至后世,古典文学中的淮南桂树早已超越植物本身,成为集隐逸高洁与仙风道骨于一体的复合意象。南朝文人阴铿在五言诗《开善寺》中,明确化用《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句意,以“淹留惜未及,幽桂在芳丛”结尾,是较早化用淮南桂树典故的代表性作品。南朝梁庾肩吾、唐朝杨炯、储光羲、杜甫、李商隐等知名文人都用过源出《招隐士》的桂树之典。

唐代大诗人李白最早将“淮南”与桂树进行直接联系。李白既是诗仙,又很崇道,其号“青莲居士”可见一斑。淮南王刘安好道,自然能引起李白的共鸣,李白两次来淮南寻访刘安遗踪,淮南桂树频频在其诗作中出现,如“复作淮南客,因逢桂树留”(《寄淮南友人》)、“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梦思”(《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淮王爱八公,携手绿云中。小子忝枝叶,亦攀丹桂丛”(《寄上吴王三首·其一》)、“八公携手五云去,空余桂树愁杀人”(《白毫子歌》)。

有“诗豪”之称的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完成了对淮南桂树的定型,其《杨柳枝词》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诗意大体是,塞北的《梅花落》是用羌笛吹奏,楚辞《招隐士》是淮南小山作词。请君不要再演奏前朝的歌曲,来听听演唱新创作的《杨柳枝》吧。表面上看,刘禹锡是在排斥“淮南桂树小山词”,而深层意义却是将小山创作的“淮南桂树”作为前代音乐曲词作品的象征。《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讲》(人民出版社)第六讲就借用此典,直接以“淮南桂树小山词”为标题,总结回顾淮南历史上的文学与艺术成就。

北宋文学家晁补之在《临江仙·晁达州见和》中,以“淮南幽桂水云饶。他年春草恨,应有小山招”借以抒发自己寄情山水、淡泊名利的隐逸情怀;水云缭绕的八公仙山,也正因空谷幽桂意象的浸润,成为文人心中隐逸栖居的理想胜地。

敦煌印象:画家的“壁上人生”



“因为一个人,爱上了一座城。这过去是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现在竟然在我们身上变成了现实。”来自云南昆明市的一对自驾游夫妇,站在甘肃酒泉市敦煌市一家酒店的画廊里流连了两个小时,他们欣赏着四周挂满的绘画满眼喜悦。

这些绘画的作者李建英自幼与莫高窟的光影色彩相伴。20世纪90年代,李建英在敦煌研究院潜心临摹,系统研习石粉彩绘、岩彩古法,30多年里,从临摹到创作,从传承到创新,他以一生执念,让千年壁画“活”在了当代。

“敦煌绘画用的是三危山的矿物颜料,朱砂、绿松石、青金石等,颜色厚重雅致,历久耐看。”作为敦煌画派艺术研究院创始人的李建英说。

李建英是第一位采用宣纸和油画光影技法将敦煌壁画与雕塑融合的人,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古渲染技法,使敦煌壁画在宣纸上得以再生、莫高窟雕塑在宣纸上立体呈现,让岩彩既有东方禅意又体现现代美学。他先后在国内外举办30多场个人作品展,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重点支持,推动敦煌画派成为甘肃文化名片。

这些敦煌画吸引人们的,不只是飘逸的线条、宛如桃花绽放的色彩,更多的是李建英这样的“筑梦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匠之心。

与繁华的街市不同,毗邻党河风情线的敦煌印局里,宁静安逸的环境犹如一条通往艺术宝库的走廊。每天,画家李永军在非遗壁画临摹体验区调配颜料、勾勒飞天线条,开始泥板画创作。

李永军说,敦煌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给画家们开辟了这一方天地,让古老的石粉彩绘技艺有了研学传播的新渠道。游客可以描摹飞天、菩萨、九色鹿、藻井纹样,沉浸式体验敦煌文化,让千年的壁画可感可触。

李永军是敦煌本土画家,30年前自西安美术学院学成归来,一边潜心临摹创作,一边做研学传播,用本地矿石研磨传统颜料,一笔一画复原着古壁画的色彩和造型。

“这幅画,通过线条和色彩,把敦煌壁画鲜活地搬到了我的眼前!”体验描摹的游客杨女士惊呼,太美了,很神奇。

敦煌泥板画的制作,完全依照莫高窟壁画的形成特点,分为砂岩层、泥麻层、细泥层和绘画层四个步骤。

李永军提笔在“画壁”上,一丝不苟地描线条、上色彩。他说,“这就像一只壁虎,画挂在墙上三个月,人也要挂在墙上三个月,有时候端着笔墨,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满脑子都是飞天的情态、神态,感觉自己也是飞舞的线条。”

耐得住孤寂,才能让千年笔墨生生不息地相传。一笔绘千年,李永军的心愿便是把敦煌的线条一代代传承下去。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图为李永军在绘制泥板画。酒泉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一方梨木刻春秋

——凤翔木版年画的守望与新生



图为李建英临摹作品《都督夫人礼佛图》。 酒泉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凤翔木版年画始于唐宋、兴于明清,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经过凤翔邰氏家族几代人的挖掘、整理和复刻,这门古老技艺从抢救恢复走向活态传承。一方梨木,刀笔不辍,刻的是祥瑞,守的是文脉。

来源:新华社